

叢書集成續編

叢書集成續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 178 册
集部
上海書店

第一七八冊目錄

別錄

集部

- 貴池唐人集十七卷 民國·劉世珩輯 (貴池) 一
- 劇談錄二卷附逸文一卷
- 費冠卿詩一卷附文一卷
- 張處士詩集五卷
- 周繇詩一卷
- 顧雲詩一卷文一卷
- 張喬詩一卷文一卷
- 唐風集三卷補遺一卷
- 松窗雜記一卷
- 殷文圭詩一卷文一卷

伍喬詩一卷

秋浦雙忠錄四十二卷

民國·劉世珩輯 (貴池)

一三三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首一卷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啟禎兩朝剝復錄十卷札記一卷

留都見聞錄二卷

讀書止觀錄五卷

樵川二家詩六卷

清·徐幹輯 (邵武)

三三三

滄浪吟二卷

滄浪詩話一卷

秋聲集三卷

鄱陽五家集十五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清·史簡輯 民國·魏元曠撰校勘記 胡思敬撰校勘續記 (豫章)

四二一

芳洲集三卷

樂庵遺稿二卷

松巢漫稿三卷

寓庵詩集二卷

春雨軒集四卷

僅存集一卷

吉州二義集

梅邊集一卷補一卷

澗谷遺集三卷

袁州二唐人集

文標集三卷補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

雲臺編三卷拾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

民國·胡思敬輯

(豫章)

五七七

民國·胡思敬輯

(豫章)

六二七

貴池唐人集十七卷

唐石籙集刻貴池先哲遺書

康駢劇談錄二卷補逸文五條

費冠卿詩一卷附文一首

張枯處士集五卷

周繇詩一卷附文一首

顧雲詩一卷文一卷

張喬詩一卷附文一首

杜荀鶴唐風集三卷補逸詩九首附錄松窗雜記一卷

殷文圭詩一卷附文一首

伍喬詩一卷

昔廣陵吳蘭次過池上謂郎趙客曰余讀三唐名人集自元

唐序目

和以後江東詩人推池州獨盛如張承吉孟須中費子軍杜
彥之顧垂象周惟憲殷文圭張喬康駢伍喬諸人皆手劈天
荒號稱人傑大江以上吾固知池陽原風雅淵藪也年來
刻貴池先哲遺書蒐羅舊籍得康駢劇談錄二卷為明毛氏
津逮本張枯處士集五卷為明正德中刊本杜荀鶴唐風集
三卷為汲古閣刊本松窗雜記為舊鈔本錄周繇詩於唐音
戊籤張喬殷文圭伍喬詩於唐百家詩費冠卿顧雲兩家則
錄自全唐詩而費周顧張殷五家兼以四六名於時從全唐
文錄顧文一卷費周張殷文一首各附卷末按津逮本劇談
錄譌錯極多並缺自序據明稽古堂刊本補入自序一篇從
談本廣記補逸文五條又取類說角力記諸書勘校字句異
同皆為訂正正德本張處士集詩祇五言律三卷七言絕句
二卷且錯入五言古四首於七言絕句中編次甚為失當因

檢全唐詩補入五七言古七言律三體又從劇談錄及全唐
詩聯句補入七言絕句二首餘亦各有增益重為釐正仍訂
作五卷唐風集中有闕字據全唐詩勘補並錄逸詩九首周
張殷伍四家復以全唐詩校注又得殷詩八首斷句二韻舉
蘭次所舉者舍孟須中外搜括殆無遺矣有求吾池掌故於
斯編或屈一指謂千百年之名集得以暴諸當世其在茲乎
至諸人鄉里有隸秋浦有隸至德有隸石埭青陽者數縣皆
從秋浦析置秋浦乃今之貴池集以貴池唐人稱世當無譏
焉况蘭次之言必有所徵信抑於此間曾作寓客則亦履跡
之所經也唐人鄉貫每好署郡望是當時之結習耳若有云
過而存之不知而作者多耶編次既竟因序其端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唐花朝節後生劉世珩謹識於江甯
南城門西三舖兩橋寄廬三唐琴榭

唐序目

二

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本傳

康駢字駕言居黃老山咸通中貢春官後客秦客洛隨所見聞輒為記錄黃巢之亂攜歸亡逸殆盡乾符中登第後復於黃老山憶記亡失綴為二編名劇談錄或曰田頔在宣州聘為客或曰仕終中書舍人

江南通志

唐一康駢
附志本傳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類三

劇談錄二卷

浙江巡撫

唐康駢撰王定保撰言作唐駢蓋傳寫之謬唐書藝文志作康駢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知孰是

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注中疑為潘鶴碑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刪掇此條謬為潘鶴碑遂不可解知此本為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贊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贊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偽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唐一康駢
提要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 駢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賦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竊名殆將一紀其間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師新見異聞常思紀述或得史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閒進趨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天邑翠歸漁樵屬江表亂離亡逸都盡景福乾寧之際耦耕於池陽山中閉關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關於墳典思欲敘他日之遊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平昔之道本為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捨窮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更邈同千載寂寥湮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粗成前志所記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敘焉分為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既拙復無雕麗之詞亦觀小說家流聊以傳諸好事者乾寧二年建巳月池州黃老山

白杜序

劉世珩從明高承
延稱古堂本鈔出

唐一編
劇談錄序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唐石窠刻貴池先哲遺書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魍魎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熱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寶庭芝

續坤吸馬

龍待詔相笏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彭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王蕊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傅乘舟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顥梟鳴

命相日雨雹崔沆且盧渾

李生見神物遺酒

唐康朝劇談錄目錄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台州刺史賈弘孫撰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逸文劉世珩從太平廣記錄補

桑道茂

元稹

裴度

李德裕

劇談錄目錄

貴池唐人集第一

劇談錄卷之上

貴池唐人集第一

池州康 駢述

卷之一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及席並賢母如不及今孤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貶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觀其忠亦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卿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案上

唐康朝劇談錄上

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肯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肯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靈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親卿詞學臨軒竝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由是注意益深

居歲餘遂為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河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許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魍魎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仝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原本奉下有言字今刪之原記三百三十二刪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孤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

唐一

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為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為人傑及祿山朝觀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魍魎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卻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雀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侍郎其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蟻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原本未作未知所酬即願驅策今據廣記三百五十二刪通來凡有吉凶先兆肝蠻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

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云原本作見今理妝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原本脫十一字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原本作綾今緋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不反矣原本作救今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原本作救今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甚幹事原本作事者今刪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誠原本作誠今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

唐一

乾牛怒目原本作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階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盡言原本作言盡今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條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亞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原本作備今廣記一百一十八條補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富有鴻鵠雙原本作雙今立前後居人以

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能有難何惜鴻鵠宴未終俄有一雙原本一雙在鶴鵠說校改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燕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千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祝曰原本作而祝脫曰字今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珍妖氛若社稷再安原本作與

唐一

四

今按廣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燕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颺駭烟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紐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復京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鑲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崇原本作烈今榮耀于今諒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效職久未遷原本作昇今聞桑道茂善相人齋絹一原本作壹今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多不即原本脫即字今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施設着醴情意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立勳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貺嫌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既克復

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鵠也本居襄漢開常乘舟射利因泊江橋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還買數年藏銀巨萬遂均陶鄭原本作朱今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原本置下今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原本亡下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北有主藏者嘗識京北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二原本十下今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

唐一

五

攘竊之盜也原本作其今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初誠爲業超原本起下有時因以他事熱之遂爲舅甥原本作甥今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旬原本作旬今累日或原本或賜宰臣外京並無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將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

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原本作密藏今據廣記乙又曰外甥可尋覓厚
備綢繒酬贈原本作酬之今據廣記改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
戲終卻送還原本作終卻送還今據廣記改因循未暇剪來日詰旦於慈
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
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
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欵然攜珠而下謂
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
玉綢繒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馮緘原本作緘今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
詢左右原本作緘今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
字今據廣記刪超具述前事原本作事下有訪潘將
字今據廣記刪

李鄴侯救竇庭芝

寶應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類說
作胡

唐一

六

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
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
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
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
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決
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
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省親親友策蹇驢入洛至
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
僕者共造其門庭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眙而
退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寶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
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廡事
庭芝既出降階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穉咸
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

為託鄴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此構逆庭芝方廉
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鑒與返正德宗首命
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
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云卿以為宣王懿親乎庭芝始為
宣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
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
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
卿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
谷前蜀谷後惡以此言之

續坤輿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坤官為都
水使者頗得秦和之術評脈
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其前事不遇視數者
其心解分劑未開乎評診
脈發見於著龜之能也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本
作疾今據廣記改百三十五按改眾醫無不療之不瘳昇疾請坤投藥數服

唐一

七

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
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
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
不售鄰伍聞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
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置
原本作致今
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踰原本
作踰
記改今據廣
置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嫌
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
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馬
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
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密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曾進一

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繁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達時亦有其數不過其主則驚驥莫分乃知耕原本作耕今改華野築傳嚴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待詔相笏丁重相于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未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無原本作無今據廣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真原本脫實字今改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

唐

朝野未見開伫立閒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原本作乃今據廣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宰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東釣特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由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

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孰識原本不詳其熟識今據廣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人原本作貴人今改其大風儀秀整禮貌謙折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原本作更今改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決原本決今改京邑車馬造門者甚眾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眾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為此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

唐

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輓以殉遂寔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耕田得馬號金一氣注集書云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鎮於縣署治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氣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為眾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訕辱滋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有未

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歎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辯談笑移時以爲肚饑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某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氣開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

唐一

十

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開得巨貳皆貯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銀鉅所說與此正同

郭郭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郭罷櫟陽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輩委困方甚舂蠶閒常有二物狀如猿攫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原本必下有謂字今刪與郭俱往所造之閒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若原本作爲今警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其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

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郭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謁郭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外銷霧散而曉鐘原記忽鳴遂失所在郭既與盧澈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俸荷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開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

唐一

二

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恤由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觀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及第原本一作登今刪第泊原本一作及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賊原本作奸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原本作容今蓋慮彫原本作動今傷一境不原本作未今

聞歸心效順乃欲原本脫欲字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討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郾原本作郾今據廣記校改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禽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邑原本作州今據廣記境亢陽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斲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暄之光時有郭天師者本并土女巫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

唐一

軍牒告歸遂賜天師號原本作遂以天師為號今據廣記改既而亢旱滋甚閭境莫知所為僉言曰若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既而主帥親往迓焉原本作於是請今據巫者唯唯原本作唯而許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惟謙原本作惟謙在乃具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饗豐潔飲饌自且及昏罄折於階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為爾飛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由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曾不降雨又曰原本曰下有此上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為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原本罪下有於已二字今據廣記刪二字今據廣記刪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靈霑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為萬姓此來更乞至心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

三

唐一

三

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為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侯明且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誠左右曰我為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為官耶原本脫郭字須相稟是非好惡我自原本作我指揮汝等咸原本作咸或須相稟是非好惡我自原本作我指當之及曉伺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常供原本作供有禮一無所施坐於皇堂大恣呵責惟謙遂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遠令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原本走下有者字今據廣記刪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災旱累月燦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原本作深加歎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襲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為絳闕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原本作狄書云狄惟謙劇色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開生之譽恭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原本作儒者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

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卻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

眾賓相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

酒為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為揖讓

王公曰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

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原本老健兒剛被郎

官追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

歎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費為宗

武德文經未之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廣記

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為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

使驍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向風烈遺芳迄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

鑒鳥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東持

釣軸封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開必有台輔時為

公重一原本作務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詔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

名篇什豈云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為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原本作留駐數

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

侯相國為館驛巡官且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鳥公

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

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鳥公曰如此則非某

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

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逸若以絃冕累身止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儼能擺脫器俗相隨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即三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

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

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

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長常

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堂

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

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

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袂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袂自

遠而至先是崖隴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徒開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北峰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琉璃鑿京洛符旅無不

枉道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

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炭谷原本日下有前某以韜鈴原本改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汎其上或

視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散祝投之欸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原本作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伏原本作之今莫有敢犯者

田彭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原本置下有於字今據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渥原本作澤今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能及盜當在禁掖原本作此非外當在禁掖今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

唐一

六

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跡原本作所今據廣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原本作番今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

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川原本作中今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原本作即事今非等閒因茲全原本作今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同原本作同字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跬步聞原本作三字今杖擊之欸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歛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掖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原本作人字今

唐一

七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閒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眾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濤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閒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隄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大燼遺落騎從纔過烟燄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閒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眾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濤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閒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隄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大燼遺落騎從纔過烟燄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